

上古称年用词考辨

◎ 杜小钰

【摘要】 年、岁、祀最早见于殷商卜辞中，用以称年的意义理据各不相同。“祀”为殷商晚期最重要的称年词。自西周开始，“年”逐渐取代“祀”成为汉语中最重要的称年词。“岁”称年在周代也有所发展，并非废弃不用。“载”称年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文献中，可能为孔子编写《尧典》时所用。

【关键词】 年；岁；祀；载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5-0099-5

在中国古代，称年的词有年、岁、祀和载。《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后世奉为圭臬。东汉李巡释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三国孙炎又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迄也。年取年谷一熟也。”唐代已有学者提出四词在各代通用。徐彦曰：“若以当代相对言之，即唐虞曰载，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言之，不问何代皆得谓之岁矣。”孔颖达曰：“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1〕}宋代孙奕对《尔雅》之说提出异议，指

出四词在唐虞、夏、商、周时通称年^{〔2〕}。其后，（元）熊忠、（明）王世贞等都指出二帝三代四词皆通用^{〔3〕}。至清代，阎若璩、郝懿行、崔述等论证了四词在上古时期是通用的，批驳了《尔雅》之误，并严厉地批判了依据《尔雅》之说对经典的篡改和伪造^{〔4〕}。

20世纪以来，罗振玉最早利用甲骨文考证出商称年曰“祀”^{〔5〕}。但是，由于受《尔雅》之说的影响，学者们在探讨卜辞中所见到的“年”、“岁”时产生分歧。陈梦家和岛邦男都认为卜辞中的年、岁皆不是纪年用词^{〔6〕}。董作宾最初也认为商代还没有把“年”作纪岁用的，并认为“岁纪年”被商人废而

〔作者简介〕 杜小钰，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3。

不用,后来改变观点,认为卜辞中的年、岁也是纪年用词^[7]。胡厚宣力证卜辞中年、岁都为年称^[8]。近年来,常玉芝通过细致研究反驳了陈梦家和岛邦男“年、岁不是称年”的观点。同时,她也认为殷商时期的纪年法随时间有变化,早期多用“岁”纪年,偶用“年”纪年,晚期则用“祀”纪年,进而推断“祀”纪年是商代的主要纪年法,以符《尔雅》之说^[9],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以上学者的研究基本论证了卜辞中的年、岁都为称年词,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近几年来,有人在讨论这些上古称年词时并未充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往往道听途说,起到误导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称年词年、岁、祀、载在早期阶段的使用状况加以考辨。

一、年

“年”的甲骨文写法如𠂔、𠂕、𠂖,从禾从人,象人负禾以归,表收成,是会意字。《说文》:“年,谷熟也。”与甲骨文“年”的含义一致。

在卜辞中,“年”多用其本义,有大量“求年”和“受年”的卜问,如:

癸卯(卜),争贞:今岁商受年?(《合集》^[10] 9662)

癸卯卜,豆贞:求年于岳?(《合集》10075 正)

它们都是向祖先或其它的神灵祈求好年成的卜问。此外,卜辞中也有“数词+年”表纪年的用法:

口口卜,贞:口至于十年寅。(《合集》35249,历二)

口戌卜,出贞:自今十年又五,王(禮)……(《合集》24610,出一)

另外,董作宾和常玉芝都把“得四羌,在乘,十二月。(《合集》519片)”中的“羌”误读为“年”,从而误读为“四年”^[11]。“自今十年又五”表示一个时间段,“至于十年”则表示一个时间点,是在卜问关于十五年和十年的事情,都为纪年之词。

此类用“年”表纪年的卜辞为数甚少,在殷商金

文中,也有一表纪年的用法:

王赐小臣缶馘积五年。(《集成》^[12] 2653: 小臣缶方鼎)

它的意思是王赏赐小臣缶馘地五年的赋税。马承源考证出其为帝乙帝辛时期的器物^[13]。这条铭文较为重要,铭文中“五年”之“年”为年岁意无疑,与当时表年岁的“祀”并存,表明殷商时期“年”就是祀岁的意思,论证了卜辞中所见到的“几年”如“十年又五”、“十年”就是纪年词。

“年”称年,依其本义,是把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学者依据卜辞研究出殷商时期使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历。据此,用来称年的“年”在殷商时期已经指一个太阳年了。但从其称年的使用次数来看,仅为个别现象。

“年”的普遍使用始于西周早期,并逐渐取代“祀”的地位。但是在所见到的“年”表纪年例中,尚难判断出是否表纪时王在位之年。在周代,“年”则发展为主要纪时王在位之年。一种是与数词配合纪年,如“唯王元年正月”(《集成》4290: 师酉簋)、“唯四年六月初吉丁亥”(晋公戈)^[14]等。另外一种则为以事件纪年,如“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集成》2751: 中方鼎)、“王命膳夫克捨令于成周,遘正八師之年”(《集成》2796: 小克鼎)等。

同时,也出现“万年”之称,如“其万年永用”(《集成》3723: 仲簋)、“眉寿万年”(《集成》4630: 陈逆簋)等。至此,“数词+年”的结构发展为可以表概数,年的称年功能更加成熟。

经历了以上的演变,“年”自此也成为汉语中最常用的称年词,一直沿用至今。

二、岁

“岁”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如𠂔、𠂕、𠂖,学者考证其为斧钺之形^[15]。在卜辞中,有“今岁”、“今来岁”和“来岁”等明显记时的用法,如:

甲子卜:来岁受年?八月。(《合集》9659, 贞宾间A)

乙丑卜,王贞:今岁受年?十二月。(《合集》

9650, 宾一)

贞: 今来岁我不其受年? 九月。(《合集》

9654, 宾三)

戊寅, 贞: 来岁大邑受禾? 在六月卜。(《合集》33241, 历一)

癸卯卜, 大贞: 今岁受黍年? 十月。(《合集》24431, 出一)

辛丑卜, 大贞: 今岁受年? 二月。(《合集》24429, 出一)

卜辞中的岁时多与收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卜问的月份有二、六、八、九、十、十二月等, 几乎历经一年的十二个月份, 为“岁”是年称提供了证据。在西周金文中, 也有“来岁”之称:

来岁弗偿。(《集成》2838: 召鼎)

铭文中的“来岁”即为“来年”, 句式与上述甲骨文例相同, 因此卜辞中的“岁”也当年称。另外, 也有“数词+岁”的表纪年用法, 如:

癸丑卜, 贞: 二岁其有祸? (《合集》20795, 贞小字)

辛未卜, 自今三岁毋执, 五月。(《合集》20796, 贞小字)

贞: 其于十岁迺出正。(《英藏》^[16]1300, 宾组)

己亥卜, 出贞: 自今五岁其出……(《英藏》2050, 出组)

“自今三岁”、“自今五岁”各表达一个时间段, “二岁”和“于十岁”则各表达一个时间点, 它们与“自今十年又五”和“至于十年”的句式表达及其用法相同, 表明“岁”、“年”在表纪年的用法中有许多相通之处。同时, 与“年”相似, 此类用“岁”表纪年的卜辞为数也很少。然而, 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的“今岁”、“今来岁”和“来岁”, 都为一般的称年用法, 说明“岁”称年在殷商时期已很常见。

关于以“岁”称年的原因, 自古以来人们多将其与木星的运行联系起来, 如《说文》: “岁, 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 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三国孙炎: “岁取岁星行一次也。”近现代学者也多持此种说法, 郭沫若就认为“年岁”之“岁”由“岁星”孳乳而来^[17]。胡厚宣也认为卜辞中的“大星”就是木星, 后

改称为“大岁”(《合集》33692, 历二)^[18]。但是“大岁”出现的已相当晚, 而年岁之称的“岁”则早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屡见。岁称年因岁星故的说法尚不足证。

甲骨文中“岁”的语义与表庄稼收成最为密切; 另外, “岁”即同“剝”, 义为“割”, 在卜辞中为杀牲之法。如:




丙子, 贞: 丁丑侑父丁, 伐三十羌, 岁三牢, 兹用。(《合集》32054)

据此, 陈梦家认为“岁之言穗, 言剝。《说文》穗作采, 象手收禾之形, 剝之义为伤为割。”^[19]即他认为“岁”为收割庄稼。以此而言, “岁”是把庄稼收割一次称为一岁的, 即以庄稼的一次生长周期为一岁, 这与甲骨文“年”的含义相通。

在周代, “岁”表纪年的用法也有一定的发展, 主要为以事件纪年。如“昔谨岁”(《集成》2838: 召鼎)、“陈喜再立事岁”(《集成》9700: 陈喜壶)等。在春秋时期, 也出现了如“百岁用之”(《集成》2390: 徐子余鼎)、“千岁无疆”(《集成》6010: 蔡侯尊)、“万岁用尚(常)”(《集成》4406: 为甫人盨)等的用法, 表明“数词+岁”的结构也发展为表概数, 岁的称年功能也更加成熟。

与“年”相比较, “岁”的发展变化相对较小, 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如“祀”一样消亡, 也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称年词。

三、祀

“祀”的甲骨文写法如、、, 许多人以为其象人跪于神像之前, 但是甲骨文人形无如此者, “祀”是一个从示意, 巳声的形声字。在卜辞中, “祀”为祭祀的意思。如:

庚寅卜, 争贞: 我其祀于河? (《合集》14549 正)

另外, “祀”表纪年。如:

癸丑卜, 贞: 今岁受禾? 弘吉。在八月, 惟王八祀。(《合集》37849, 黄类)

……(在)口月, 惟王十祀又九。(《合集》37861, 黄类)

癸丑卜，泳贞：王旬无咎？在六月，甲寅酒翌上甲，王二十祀。（《合集》37867，黄类）

此类用法都表纪时王在位第几年，数量较多，据此可以说“祀”为殷商晚期最重要的纪年用词。

“祀”称年的出现，与殷商晚期的祭祀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商王对祖先的祭祀十分隆重和频繁，采用一种周祭的方式祭祀先王和先妣。周祭是用五种祀典以翌一祭一𡇗一𡇗一𡇗一𡇗的祭祀顺序周而复始地对先王和先妣举行轮番祭祀。至殷商晚期（廪辛至帝辛），以五种祀典对先王先妣轮番祭祀一周需要三十六句或三十七句的时间，与一年的日数相当，因此借“祀”来称年^[20]。在类属于第三期（廪辛康丁）和第四期（武乙文丁）的卜辞中，已有以“祀”称年了，如“廿祀”和“十祀”（《合集》29714，无名组）和“惟王十祀”（《合集》37398，无名黄组）等。

“祀”表纪年的句式表达很固定，为“惟王几祀”或“王几祀”，前面多冠以“王”称，表纪时王在位第几年。西周继承了“祀”表纪年的用法，如“惟王廿又三祀”（《集成》2837：大孟鼎）、“王七祀”（《集成》9551：王七祀壶盖）等。但是西周不用周祭，周人多用“年”表纪年，因此“祀”表纪年的用法则迅速衰退，至战国早期（公元前404年^①）之后，“祀”称年的用法已消失不见。

四、载

“载”字在甲骨文中未见。“载”称年的用法，最早见于《书》经中记载唐尧、虞舜之事的《尧典》中，如：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

二十有八载，帝乃徂落。

“七十载”、“三载”、“二十有八载”等都各表纪一个时间段，与甲骨文和金文中所见“年”、

“岁”、“祀”也表纪一个时间点的用法不同。另外，“二十有八载”的句式表达则为周代的纪年表达。

在殷商时期，表纪（十倍数+个位数）年的句式结构表达为：（十倍数）年/祀又（个位数）。例如“十年又五”（《合集》24610）、“惟王十祀又九”（《合集》37861）、“唯王十祀又五”（《集成》5990：小臣觐犀尊）等。在西周早期，此种表达则演变为：（十倍数）又（个位数）年/祀。例如“唯十又九年”（《集成》5407：作册鬲卣）、“惟王廿又三祀”（《集成》2837：大孟鼎）等。《尧典》中所见到的“载”纪年句式表达都为周代的纪年句式表达，仅用“载”替换了“年”和“祀”而已。

尽管今所见《尚书》均复出於汉人之手，但关于《尧典》的作者和成篇年代，刘起釭考证出其成於春秋时孔子之手^[21]。因此，上述“载”称年的用法也可能为孔子编写《尧典》时所用。“载”称年也见于其后与孔子之学关系密切的经典中。《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杜预注：“载、祀皆年。”《孟子》卷九：“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又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

关于《尔雅》，郑玄《驳五经异义》：“《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盖不误也。”刘勰《练字篇》：“《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22]因此《尔雅》“唐虞曰载”也可能为孔子门人所创，来符合孔子《尧典》中以“载”称年的用法。

关于“载”称年的原因，东汉蔡邕《独断》：“唐虞曰载。载，岁也，言一岁莫不覆载，故曰载也。”^[23]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但都为后汉学者所言。在春秋时期，孔子《尧典》何以“载”称年，已不足考。然而“载”称年的用法随着经典文献的流传而得以幸存。

五、结语

① “祀”表纪年最晚见于《虢姜钟》“唯廿又再祀”（《集成》157号器），此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器。参见孙稚维《虢姜钟铭文汇释》，载《古文字研究》（19），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103-106页。

据上所述,年、岁、祀、载都为上古时期的称年词。年、岁、祀最早见于殷商卜辞中,“年”取禾谷成熟一次为一年,“岁”取庄稼收割一次为一岁,

“祀”取殷商晚期周祭祖先一遍为一祀。“数词+年”、“数词+岁”的纪年表达已见于殷商卜辞中,但为数较少。“唯王几祀”则是殷商晚期最重要的纪年表达。

在周代,“年”发展迅速,取代了“祀”成为汉语中最常用的称年词,反之,“祀”称年则迅速衰

退,在战国早期就已消亡不见。“岁”称年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历史上并非废弃不用。“载”称年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文献中,可能为春秋时期孔子编写《尧典》时所用。

《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本出于孔子门人之手,用以阐释和论证孔子六艺之言,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应辩证地看待。今天当我们用新资料讨论上古称年词年、岁、祀、载时,应超脱《尔雅》旧说的羁绊。

【参考文献】

- [1]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9.
- [2] (宋)孙奕.示儿编卷一[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64-415.
- [3] (元)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六[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238-484;(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1281-553.
- [4]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七[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66-429;(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卷中四[A].续修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7-543;(清)崔述.考信录·考古续说卷一[A].续修四库全书[C].455-850.
- [5]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6.302.
- [6]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223-228;(日)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88-993.
- [7] 董作宾.卜辞中所见之殷历[A].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31-334;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三[M].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 [8] 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A].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42-261;胡厚宣.殷代称“年”说补证[J].文物,1987,(8).
- [9]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341-365.
- [10]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3.
- [11] 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三[M].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M].342.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补增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3]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3)[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7.
- [14] 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J].文物,1993,(4).
- [15]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2397-2406.
- [16] 李学勤等.英国所藏甲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 郭沫若.释岁[A].郭沫若全集·考古编(1)[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134-154.
- [18] 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A].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C].225-230.
- [19]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224.
- [20]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18-225.
- [21] 刘起鈇.《尧典》写成时代诸问题[A].尚书研究要论[C].济南:齐鲁书社,2007.156-173.
- [22] 转引自(清)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二[M].续修四库全书[C].171-144.
- [23] (汉)蔡邕.蔡中郎集卷一[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63-143.

(责任编辑 邹一清 杨丽华)